

总第6655期 摄影 韩凤平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那晚,朋友来电,问,你在干什么?我犹豫了一下,说,我在一边绣花一边听戏。

啥?哈哈!你可真是活得越来越像古董了。她没有控制好情绪,在手机那头大呼小叫。

嘿嘿,我就喜欢这样的古董生活。我吃吃地笑着。

朋友是时尚女性,以逛街、美容、喝咖啡、看服装杂志为人生乐趣,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。其实她很欣赏我,而我也很依恋她。毕竟,除去绣花和听戏,我也要吃喝喝的嘛!

绣花、听戏,这两件事确实太有年代感了。我自己都恍惚自己是不是从哪个朝代穿越而来?只差没穿上旗袍,或者唐装和汉服。

绣花,当然不是指十字绣,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绣花。我没有大的绣绷架,但有绣圈、绣布、针线,都是当年母亲赠与我的。

母亲读了两年书,成绩很好,左胳膊上别着“二条杠”。可是没用,重男轻女的外祖父没收了她的书包,说女儿家不用读书,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。然后,母亲便开始了清闲又无聊的放牛生涯。牛放到十三岁,外祖母看看一个大姑娘家天天骑在牛背上实在太粗野,于是又主张让她改行学刺绣挣钱养家。和父亲结婚后,母亲也一直以刺绣为生计。

小时候在家,我喜欢帮母亲穿针线。她会告诉我,红线穿几枚,黄线穿几枚,绿线穿几枚……然后插在一块海绵上,供她用。念初中放暑假时,母亲开始教我学刺绣。她当然不希望我像她一样成为绣娘,她一直相信我会考上大学的。但是,刺绣毕竟是她大半生的行当,她又是刺绣能手,对刺绣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情感。如果她的女儿一点也不懂刺绣,她会觉得很遗憾。而我对刺绣同样有着特殊的情感,从小看着母亲绣花,吃的穿的用的,有一部分是靠母亲绣花挣来的。而且,直到现在,我都觉得,绣花中的

母亲才是最温柔最美丽的。

我大学毕业那个暑假,母亲的眼神开始不大好,医生警告她不能再绣花,因为绣花很费眼神。母亲有些发呆,喃喃地说道,我还没给女儿绣过结婚用的枕套呢!我说,结婚用的枕套我自己来绣吧,你只要在一边教教我就可以了。母亲欣慰地点了点头。于是,整整两个月暑假,我乖乖地待在家里绣自己结婚用的枕套,绣了一副对枕,又绣了一个双人枕。完工的那一天,母亲把她的其中一套绣具郑重地送与我留作纪念。可惜我的兴趣点在看书与写作,那套绣具一直被尘封在某个角落里。直到今晚,突然想起了它。

说到听戏,得从看戏说起。还没上学时,我曾在象山奶奶家住了两年。奶奶是戏迷,姑姑是村里的越剧演员,在这两个人的熏陶下,我也彻底沦为了小戏迷。有一段日子,我卖过唱。人家给我几块饼干,或者几颗糖果,然后要我唱一段越剧,什么严兰贞盘夫、碧玉簪、红楼梦、梁山伯与祝英台……和母亲期望我成为大学生的心一样,奶奶也热切地期望我能成为县里的一名越剧演员,以弥补姑姑给她的遗憾。

好吧,我最终回去念书了,而且念得很好。奶奶的期望落了空,却给了我做梦的机会。时至今日,我还在幻想,如果当初去学戏,我现在会不会成为名角?嘿嘿,一切皆有可能嘛。于是,不由得得意了一会儿。

一边绣花,一边听戏。就这样,我真的把这两件事给一起做了。绣的是一丛翠竹,自己用铅笔描的,一针上来,一针下去,绣的是回忆,也是愉悦。手机里播放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,“梁兄真像呆头鹅啊……”,我忍不住轻轻地跟着哼唱。想象着梁书生呆头呆脑的样子,不由和祝小姐一起偷偷地笑了。

此身此心,竟是如此的安详与淡然,任它窗外是风还是雨。

一边绣花一边听戏

□ 俞亚素

不烦不累扫一屋

□ 崔海波

前几天在网上搜电子书,看到生活休闲类里有一本《不烦不累扫一屋》,推荐指数蛮高的,作者是日本人,名叫新津春子。想想自己做家务方面比较低能,于是下载来看。

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吸引了我:“我在羽田机场做了二十多年的保洁工作,这个机场连续两年被评为‘世界最干净机场’”。保洁员写书,难得!书中有很多图示,我的kindle屏幕比普通书本的页面小,看不清楚,于是又上网搜了一下,发现有四十多个跟新津春子有关的视频,其中一个NHK广播公司制作的长达45分钟的纪录片《保洁之神》。新津春子把保洁工作做到了极致,成为日本国宝级的工匠,曾经获评“日本国家建筑物清扫技能士”。这些年,她带徒弟、开讲座、上电视,成为全球网红,很多国家的宾馆酒店纷纷邀请她去传经送宝。保洁员做到这个份上,也算是成功人士了。

保洁工作很辛苦,日复一日劳心劳力。但新津春子却认为“清洁工作很轻松”,她从心底里喜欢这份工作,这辈子似乎就是为保洁而生的,即使是几十米外极小的污垢,她都能第一时间跑过去,将污渍清理干净,从不会漏掉任何肉眼能够发现的污垢。

在羽田机场,有很多专业的保洁工具,单单洗涤剂就有80多种,新津春子能背出它们的不同功用,使用起来得心应手。但是她说,“在家里,无需特殊工具和清洗剂,也不用耗费太多体力,一块毛巾就够了,三下五除二就能把屋子打扫干净”。这正合我意。

新津春子在书中介绍了几个小秘诀,看似很简单,但却常常被我们忽视掉,比如:“顺手清扫”“弄湿擦拭”“毛巾折叠法”“干湿整合”等等,很实用。面对脏乱的居室,我们常常懒于动手又很自责,新津春子认为做清洁工作能够锻炼身体,她每天带着计步器工作,大致走一万五千到两万步,她说,能做清洁说明自己还很健康。这种心态值得我们学习。

几年前,我看到过一篇报道,说是从事案头工作的人容易患上“鼠标手”,症状是手指手臂麻木,没有力气。为了让自己双手多活动,除了厚重的冬衣和被套床单外,我家衣服大都是手洗。前段时间,我的手指莫名其妙地开裂,非常痛,每个裂口需要十来天才能愈合,常常是一个口子还没愈合,另外一个口子又开了,稍微动一下就鲜血直流。于是,无论饭碗还是衣服,能不洗就不洗。有一天实在受不了了,不得不去医院看皮肤科,医生说是湿疹,是用了刺激性比较强的洗涤剂造成的,有些洗涤剂去污力很强,对手的刺激也大,在国外,这种湿疹叫做家庭主妇手。哎,想不到避免了“鼠标手”,却患上了“家庭主妇手”,我看着自己伤痕累累的双手自艾自怜,生活还要继续,衣服碗筷还得继续洗。医生给我配了一支软膏,建议我今后尽量带橡胶手套做家务。

新津春子说,做清洁是一种心灵关怀,身边的物品保持干净,也会让人时刻保持好心情。戴上手套做家务实在是不够灵活,但是,想想新津春子总是心怀喜悦地做清洁,我也努力向她看齐。饭后家务一小时,不烦不累扫一屋。